

社劇年青央中

選作創本劇

種三第

玉良秦

著 彬 村 楊

854.65
267.1-0
2

62
4
78

四幕古裝歷史劇

秦良玉

場村彬著



3 1761 6289 3

魯覺吾主編

中央青年劇社出版

序

何浩若

抗戰以來，中國戲劇展開了一個新的方向和前途，也就是說抗戰的行動提高了戲劇的使命和轉變了藝術的觀點，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同時，在目前戲劇本身質與量的發展上，也可以說明這個事實，我們只要看抗戰劇本之能夠深入民間，廣大民衆之熱烈的樂於鑒賞，每個鄉村不論男女老幼對於劇本發生了濃厚的興趣和受到深切的感動，都是證明戲劇工作在抗戰宣傳中之重要性。

青年劇社對於戲劇工作的推進，不僅是積極的提高宣傳的效能，和增強中心思想的發揚，同時更要使戲劇工作能充分的宣傳團的主張和完成團的教育任務，她必須廣泛的積極的深入於全國青年羣衆，提高全國青年的革命信仰和堅定全國青年的革命意識，所以戲劇工作在團的宣傳工作中是佔着相當重要的地位。

「青劇運動」的開展，雖只有一年多的歷史，但是青年劇社單位的發展，却是出人意外的迅速，現在全國各地已經有百餘個青年劇社了，她的組織細胞已經深入到每個鄉

市和鄉村，並建立了堅強的發展基礎，可是各地青年劇社對於劇本之缺乏，確是一個異常嚴重的問題，現在中央青年劇社出版「劇本創作選」擬定每月出版適用劇本一種，這除了提高本團戲劇同志的寫作興趣外，同時更想藉此以救濟普遍的一劇本荒一的現象。

自然，這個艱鉅工作是需要全國愛好戲劇同志的共同進行，共同努力，我更希望全國各地的劇團，對於我們選集的劇本，多所採用，俾有上演機會，並對劇本的內容，多多指正。

改編的語

秦良玉這個人物是很值得表彰的，不過他一生的事蹟太多，倘若件件表現出來，不但瑣碎，實際上也不可能。且有些事蹟在現在這個時代裏表現，頗不適宜，例如平奢崇明打張獻忠都是秦良玉一生的大事，但與援朝鮮平倭寇的事蹟比起來，那就渺小極了。

我們是以「軍事第一，勝利第一」；「國家至上，民族至上」；「擁護領袖」；「一致對外」的立場來改編這個劇本。秦良玉一生事蹟中有跟我們立場一致的地方，我們則特別強調，與我們立場有參差的地方，我們祇好割愛。因之，這改編本有些地方難免與歷史稍有出入。

假如這改編本有半點優點的話，那是楊村彬先生的原著賜給我們的，假如毫無長處，那是由于改編者的笨拙。

卅年，三月五日，熊佛西徐昌霖記於陪都。



前言

小時候，讀到秦良玉斷袖的故事時，就眉飛色舞，住在北平時，她到石芝巷盤旋過。年前，隨抗戰劇團入蜀這難的蜀；一路上，三峽風光，孤城白帝，她想起大江滔滔東去的詩句，不禁令人懷古。入川後，渝蓉兩個古城往返，新都各地客居，尤其引起不少鄉思。覺得：這次到了秦良玉的老家，而秦良玉的老家又將陷於秦良玉在世時的景況：同時有不少新的秦良玉出川殺敵，有所感：寫成這本戲。

寫作時除參考史書縣志外，多借董芝龕記傳奇，不敢掠美，並識於此。又，此劇未經公演不敢印行，這次印的是排演本。公演以後，覺得有價值時，將依賢明者的指正，再行付印。

以滿腔的熱忱，敬把此戲獻給守土抗戰的英勇的將士們！

廿七年七月寫劇於桂湖，十一月寫小言於排演本印行時。

人物

小丑
秦良玉
來狩
周天佑
大塊頭
女兵甲
女兵乙
男兵甲
男兵乙
兵士們
老蒼
青年

秀才
老婦
婦人一
婦人二
鄉民們
樊邦
隱士
小孩
老婦
老閻
農民

毛夫人
悟蓮
陸遜之
領班的
青衣
小生
老生
老旦
花臉
花旦
龍套
場面
猴老道



序 幕 (幕前)

登場人：小丑

小丑 (念板上場) 呵哈，看戲人原是演戲的人，演戲人就是看戲的人。不要看我穿上戲衣，塗上花臉，掛上髯口，登台表演，其實我並不是劇中的人，其實我並不是劇中的人！

(白) 列位列位，一上台來先要通名道姓，家住那裏？姓甚名誰？從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呵！我都不知道。今天演的這戲本沒有我的份，可憐咱卻頭一個走上台來了。好在戲就是戲，真真假假，虛虛實實，戲劇是人生，人生也是戲。看戲的也是演戲的，演戲的也是看戲的，戲劇在說古道今，社會正需要古今印證。有人說：演戲的裝瘋，看戲的賣傻，台底下掉眼淚，替古人擔憂。殊不知：世界一大舞台，人類盡皆俳優，古今一理，替古人落淚，正是替今人擔憂。列位不信，正可以看看今天這戲。

(向幕內) 喂，時候不早了，客人也不少了，咱們的「秦良玉」該開演了吧？

(幕內回聲：「先把秦良玉的故事表白一番」！

(白) 呵呦呦！明明是化妝佈景還沒有完功，楞叫小老兒多嘴表白秦良玉的故事，女英雄的故事是有口皆碑？誰人不知？那人不曉。小老兒不便多說，這便如何是好呢？(作想介) 有了有了，小老兒就把本劇的結構表白一番。列位聽了：

(念板) 搭台佈景塗上臉，我們的戲劇就要開演。這戲是演石砬的總兵秦良玉，明末的第一個女英雄！提起秦良玉來令人淚下，當今就找不出這樣的女總兵！明朝末年是有這亡國的勁兒；奸臣當道害了百姓，苛捐雜稅民不聊生；國內有漢奸走狗出來造反，國外有倭奴小鬼動了刀兵，滿朝鬚眉男子全都愧死，救國守土還是我們女總兵！一校救兵萬里出援朝鮮去，回來金殿召封國之干城。世世代代，子子孫孫，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應該多多效法；道東征西討，百戰百勝，滿門殉難，守土全城，愛國家愛民族的四川石砬女總兵，這石砬女總兵！

(白)列位，這石柱女總兵的一生事蹟太多，一時也無法說完，一台也無法演全，我們只能選其最顯著的大事，編入劇本，搬上舞台。這戲共分四大幕六大場：第一幕：東援朝鮮，點將出兵；第二幕：奸賊作亂，斷袖演武；第三幕：住石芝庵，金殿召封；第四幕：六十大慶，報國精忠。演得好不好，諸位多多担代，好在文以載道，移風易俗，戲劇在講今比古，高台教化，不待小老兒多說。

(向幕內)又說幕裏頭的人，怎麼樣了？

(幕內)「早完了，快下來吧，還嚙什麼？」

(向幕內)啊呦呦，又說我嚙囉了！現在你們預備好了是不是？要老兒就讓老兒上來，不要老兒又推考兒下去。小老兒不走，不走，偏不走，我還要唱幾句呢！

(唱)(鑼聲)蜀錦征袍手製成，

桃花馬上請長纓，

世間不少奇男子，

誰肯沙場萬里行？

暗轉

劇
文

第一幕

登場人：大塊頭 女兵甲 女兵乙

男兵甲 男兵乙 兵士們

來 游 老者 秀才

婦人一 婦人二 老婦

鄉民 樊邦 秦良玉

明朝萬曆年內。

四川石柱校場上，搭着擂台，週圍佈滿兵器，刀槍，劍戟，閃閃有光。

天邊抹了一道虹，似是給擂台掛上彩。

男女兵紛紛擦槍，射箭，練習武藝，口裏哼着「木蘭從軍」的古調。

女兵甲：聽說今天元帥召集父老談話，怎麼還不來？

女兵乙：說的是呢，怎麼來狩也沒有來，真是怪事，咱們還是要傢伙吧！

女兵甲：來！

上擂台，兩個女兵正在比武，一個花槍，一個三節棍，來一手出衆的武藝，大家就紛紛喝采。

大塊頭

（一員肥肥大大的兵，在羣衆中喊）這不算什麼！這算不了什麼！

女兵甲

（在台上）誰說不算什麼

女兵乙

誰說算不了什麼？

（大塊頭想藏，大衆把他拉出來：「他！他！他！」）

大塊頭

好，是我，是我！

女兵甲

是你，你敢上來麼？

大塊頭

（一手提著刀，順手抄個盾）上來就上來，不過（看她們是兩個人）好漢講究單

打單個！

女兵乙

我來！

女兵甲

還是我來！

大塊頭 隨便你們那一個。

女兵甲 就是我！

大塊頭 就是你呀？不就是你嗎？

女兵甲 怎麼樣？

大塊頭 (細端詳她) 哈哈，芙蓉如面柳如眉，楊柳腰枝……

女兵甲 說廢話，你過來！

大塊頭 哈哈，你算了吧！

(女兵甲盛怒拔劍)

大塊頭 (快舉起盾來) 喂喂喂，我還沒預備好呢！

女兵甲 管你預備不預備！

(兩人比了一個回合，大塊頭直喊，就不支而退了，女兵甲還是追着打)

大塊頭 喂喂喂，不算，我換件傢伙！

女兵甲 管你換什麼傢伙！

大塊頭 喂，不講理，不守規矩，人家不打了！

女兵甲 你想不打就不打麼？

大塊頭 喂，下台可就不準追了。（往台下溜）

女兵甲 上來！

大塊頭（狼狽之至）好，上來就上來，我們不打，還不成麼？

女兵乙 好，饒了他一條小命吧！

（羣衆大笑）

大塊頭（一邊往下走）你們笑什麼？笑我沒本事是不是？

女兵甲 你說什麼？

大塊頭 哼，好雞不跟狗鬥，好男不跟女鬥！

（說完撒腿就跑，女兵甲要追，女兵乙阻止。）

女兵乙 算了，讓他去吧，我們營裏也就他這麼一個，

男兵甲 他是燒飯的廚子。

男兵乙 可是這想練練武藝呢。

（有的人繼續擦槍，繼續唱歌。）

（來狩走來，哼着幾句似像非像的京調。）

來 狩 呵呀，天有不測的風雲，人有旦夕的禍福，剛才過去一陣狂風暴雨，現在就是

潮啦啦響晴的天，呵，你看，這天邊居然掛着一條五顏六色的彩虹……

男兵甲 狩爺，您跟誰說話呢？

來 狩 我跟你們哪。

男兵乙 我這以為您一個人搗鬼呢。

來 狩 那里的話，我是有點全青就碎嘴子。怎麼，你們早就來麼？

女兵甲 雨一停我們就來了，狩爺！

來 狩 都齊備了麼？

女兵乙 什麼都預備好了。

來 狩 你們要知道，今天可不比平常，元帥今天召集父老講話，是有重大的事情的，

你們知道元帥自從接到宣撫爺殉難的消息以後。天天在哭，誰也勸不了，所以你說元帥是英雄，又可有女人氣；你說她女流，又可有英雄氣！

男兵甲 喂！我說來狩，咱們元帥今天要說些什麼？

來狩 誰知她要講什麼？不過你們要知道，父老不是隨便召集的；記得當年，還是馬宣撫在世的時候，爲了討平奸賊的播亂才召集過一次，今天這是第二次。

男兵乙 也許是又要勳刀兵。

來狩 誰知道。反正有點怪，你看天邊出的這道虹彩。

男兵甲 喂，狩爺，你隨元帥一出去好幾年，你們住過京都，咱們沒福氣出去的也給咱們講講聽聽好不好？

來狩 講京都，那哪是一句句完得了的？今天太忙，元帥就快來講話啦，有空再說吧！

（大家圍攏來喊：「說說，你說說。」）

來狩 好，說說就說說。我怎麼說呢？說京都呀，眉黛色舞那真是天下的好地方。有

裏裏外外十幾道城門，內城裏頭還有皇城，不用說皇上住的宮院金磚銀地，玻璃瓦，到處出入的都是達官貴人，八個人抬的大轎子！車水馬龍，懸燈結彩，真天天大宴食，夜夜元宵，說不盡的繁華富貴！

女兵乙

第一等，什麼叫車水馬龍？還有什麼……這幾句老京都話吧？我不懂。

來 狩

這話不懂？車像流水似的，馬像龍似的，言其車馬之多！天天過寒食節，夜夜過元宵節，那是多闊氣呀！

女兵甲

（出神地）呢……

來 狩

咱們元帥駐兵在宣武門外石芝蓋，人們就叫那地方爲四川營，什麼人都爭着來看咱們的女元帥，都以為她是三頭六臂，其實她也是個平常的女人，不過她有胆量，有忠勇之氣就是。呵呀。最近聽說宣撫爺袁元帥的老哥邦屏首先率兵直涉渾河，被敵人包圍戰死了！元帥的老弟民屏雖然單槍匹馬突圍而出，可也是遍體鱗傷，石砧的親族一百六十多人的血就灑在東北的沙場上了！唉！談到這兒我想哭，那女當口不過送送寒衣，就萬古留名，咱們不知後世還有人提起

不？將來怕骨頭還沒涼就被人忘掉！九霄寒外了！這也實在沒法想。喂！這次回來是奉聖旨徵兵援朝鮮的。萬歷年間咱們石砬就出過兵東援朝鮮，現在涇河既有我們親族的血，我們就該到家就點將，點將就出兵，可是，元帥一天到晚就哭，唉，女人總是女人，就會哭！

女兵乙 什麼！

女兵甲 又來了一個看不起女人的，你知道我們剛才怎麼把大塊頭趕跑麼？

來 狩 我不是看不起女人，我是說：女人要把她那一點女子氣超脫了，那世界上就沒有男子的份了！

女兵乙 什麼叫女氣？你說！你說！

來 狩 好好好，愛怎麼，就怎麼。不要因為咱們元帥是女的，重用女子，你們就負起來也不對。

（遠遠傳來古鐘的聲音。）

男兵甲 聽鐘響，要集合了。（望遠處）

女兵甲 人都往這兒來了。

來狩 好好，你們在這兒準備，我請元帥去。

(來狩下)

(石柱百姓陸續於鐘聲中上場，紛紛談話。)

秀才 讀孔孟之書，遵周公之禮，我們讀書人能把朝野大事一眼看破，小生如有一日得展鴻圖，必將內憂外患一筆勾銷！現在，小生不過是懷才不遇而已。

老者 得了，得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希望你那一筆勾銷不要總在紙上畫畫。

秀才 紙上談兵雖無濟於事，但雄韜大略亦往往出於字里行間。

老者 是呵，秀才老爺！我並不是說你說的不對，我是說：你做出來給我們瞧瞧，做！

秀才 小生已經說過了，懷才不遇呀！

老者 (冷笑) 哈哈……

婦人一 秦元帥這人真了不起，說不定是天王星下界。女生男像，必有貴樣！聽說她從小就會騎馬射箭不算，還滿肚子的文章。

婦人二 人不可十全，元帥就是太全了；又能文，又能武，長的又那麼好看。

另老者 所以……，年青青的當寡婦！

婦人一 您見過秦元帥嗎？

婦人二 我遠遠地看見過一次，元帥還像個姑娘！

婦人一 少爺都十幾歲了。聽說元帥這幾天天天在哭。

婦人二 爲什麼呢？

婦人一 誰知道？

老婦 (插進來) 爲什麼哭？自己一個女流，丈夫和哥哥都打仗死了，弟弟受傷，這怎麼不哭呢？

老婦 唉！阿彌陀佛，這都是劫數。

婦人二 老太太，您知道元帥今天爲什麼要召集百姓麼？

老 婦 (搖搖頭，咕嚕着)。自然有事嘍！

(鐘聲中，百姓紛紛議論。繼之，開道鑼聲，相告「來了，來了！」一鴉雀無聲。)

(簡單的儀仗過去，秦良玉慢慢走上插台。素淨的戰袍配着長劍，美好的面孔微微帶着憂容，沉靜，慈祥，全體軍士百姓向總兵敬禮。)

秦良玉

(沈寂久之) 今天，我是來請罪的。良玉自己，在上，無以對祖先，在下，無以對子孫，當今，無以對父老！(靜)我爲什麼要這樣說呢？祖先替我們遺留的大聲河山要我們好好看守，我們做到了沒有？父老希望我們開闢出一個澄平的世界，我們做到了沒有？子孫需要我們培植教養，我們做到了沒有？(靜)沒有，都沒有！不但沒把河山看好，河山更破碎了，不但沒把天下治平，天下更荒亂了！不但沒把子孫教好，子孫也跟我們一同受磨折了！我難過：爲什麼沒有一個力量能挽回這局面呢？自己生爲一個女流，沒有領兵的本領，願得了兩

憂又顧不了外患，顧得了外患又顧不了內憂。最使我難過的，不是我丈夫馬千乘的去世，而是這一次渾河的血戰！（興奮，聲嘶）渾河血戰，我們石砬士兵的那種忠勇之氣，那種禦外侮的忠勇之氣，天地都要同聲一哭！這次奉命出兵援朝鮮，是有重大的意思的，倭寇誇大口說滅了朝鮮就滅我們中國。我們要踏着我們子弟的血殺上去！把倭寇殺盡！

（百姓們：「出兵，我們出兵！把倭寇殺盡！……」）

父老們，我愛我們父老子弟，我不忍使他們再上戰場，可是我更愛我們的國家社稷，我又不能不使他們舉起殺人的長槍，沒有國，就沒有家，家重要，國更重要！

（百姓們：「對，對！元帥說的對！」）

可是，父老們，我今天要向你們請罪的是：國家在此多災多難的危急的時候，我竟想退休了！

（百姓們：「元帥，您不能退休！」）「元帥，您領着我們一起幹。」「元帥，

解告訴我們怎麼做？我們一定要在元帥的領導下殺盡鬼子！」

秀才

（女聲女氣地走出來）此所謂識時務者也！以小生看來，諸位不必殷殷苦勸，現在天下大亂，元帥一個女帥，如何支撐得來？渾河一戰已經原形畢露，再接再厲，豈堪設想！學問貴乎變通，能變則通，見機而轉，自然有路。元帥應該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以今之計，退休爲上上策也！

（百姓們：「少胡說！少胡說！」）

大塊頭 王八兔子賊，下來下來！

秦良玉 你是什麼人？

秀才 小生姓李名貴，乃是一名秀才。

秦良玉 秀才，做什麼的？

秀才 讀書知理，求點功名，哈哈。

秦良玉 你說的話都像讀書知理的，可是老百姓都不懂，你怎麼辦？

秀才 燕雀豈知鴻鵠之志哉！

秦良玉 哼哼！天下就壞在你們這些鴻鵠上了，飛得唯恐不高：讀書爲做官，做官爲發

財，天下怎麼會不亂？你看你：白白的臉，細細的手，那有一點丈夫氣！

秀才 （跪下）元帥饒命！

秦良玉 去吧，去吧，我不跟你計較。

秀才 謝元帥！

（秀才剛要起身，秦良玉忽地返身拔出劍來，秀才嚇倒在地。）

秀才 元帥，饒饒：饒命！

秦良玉 （舉着劍）既然如此，那麼我們軍民同心，精誠團結，馬上出兵，殺鬼子，救

朝鮮！

（百姓們嚴肅地靜聽。秀才慢慢爬起。）

（來狩跑上跪報。）

來狩 稟元帥，剛才在城門口抄出幾車金銀彩帛，那押貨的人說是來求見元帥您的。

秦良玉 什麼人？從那兒來的？

來 狩 他不肯說，我看有點來歷不明。

秦良玉 好，着他這裏來。

來 狩 是了。(下)

秦良玉 (半自語) 奇怪，那兒來的？我倒要看看是什麼人

(來狩引樊邦上。)

來 狩 找什麼？行禮呀！

樊 邦 請問你：主帥不是女的麼？那位是麼？

來 狩 還不快跪下！

樊 邦 秦元帥在上，在下樊邦，慕元帥威名，特地前來拜見，並送上黃金百鎰，彩帛

萬端。

秦良玉 啊？你是那兒來的？

樊 邦 我是……我是……

來 狩 說呀！

樊 邦 我是……我是……

秦良玉 我看你這人鬼鬼祟祟不是好東西，我與你非親非故，為何突然送我重禮？

樊 邦 我有要緊的話跟元帥說，不過……不過這兒耳目衆多，怕不方便。

秦良玉 有什麼話說好了！

樊 邦 我有要事，怕洩露機密。

秦良玉 怎麼？你究竟是什麼人？我看你一定是個奸細，你再不說就推出斬了！

樊 邦 兩國交兵，不斬來使，咱家專爲奔走和平而來，你爲什麼斬我？

秦良玉 啊，你是奔走和平而來？

樊 邦 元帥不必吃驚，我本大和國使者，寡君要使者特別向元帥致意：寡君與元帥夙

同鄰里，久慕大名，願意與元帥同定朝鮮，共分天下。所以，所以，特遣下官來獻上黃金百鎰，彩帛萬端，願意同元帥永結和好，求元帥不必出兵援助朝鮮。

秦良玉 (冷笑) 哈哈。真是好大的胆子！居然敢來收買我秦良玉！

樊 邦 元帥，元帥：請你要洞察事實，隨機應變啊！

秦良玉 什麼叫隨機應變；來，綁下去斬了

（樊邦被綁起來。）

樊 邦 兩國交兵，不斬來使。

秦良玉 （痛恨之至）賊子！

樊 邦 少罵人。我知道你一名女流，說好的你不聽，告訴你：（急說，有聲無勢。）

我們大和國自從攻打朝鮮以來，望風披靡，所向無敵。我王現有十萬大軍，佔領朝鮮以後第二步就是滅你們中華，你一個小小的石碣，給你面子你不要，給你臉你不兜着，我看你的腦袋……

秦良玉 推下去！

來 狩 你的腦袋先完了。

秦良玉 斬了，把人頭掛起來。

樊 邦 好利害的女人，軟不吃，硬不吃。

來狩少廢話吧！

（把樊邦押下。）

秦良玉

（徜徉久之，立定。）把弓箭拿來。（女兵奉上弓箭）父老們，看見了沒有？

我們不能苟安，我們不能隨機應變，苟安是消極的漢奸，按兵不動是積極的漢奸。當漢奸，上對不住祖宗，下對不住子孫，今日，對不住我們渾河沙場上沒乾的血！父老們，現在海寇猖獗已經刻不容緩了，不容我多說，立刻就分兵點將，誓師出發。現在我要在父老面前宣誓言：（舉弓）愛我的家，愛我的國，流最後一滴血，誓把全生命獻出，要內除國賊！外滅海寇！（張弓搭箭）我的話就同我的箭一樣的準，一樣的快，一樣地放出去收不回來！

（農，一箭射出去，百姓感激地喊：「呵，元帥——」）

幕閉

第二幕

第一場

登場人：女兵甲 女兵乙 來侍

男兵甲 男兵乙 大塊頭

秦良玉 探兵 兵士們

三峽。

日出前後，秦良玉主帥的戰船上。

女兵正在洗刷船頭。

兩岸猿聲啼不住。

女兵甲 媽的，真難聽！

女兵乙 你忘了古人寫的嘍，「兩岸猿聲啼不住」麼？

女兵甲 對了，簡直是哭，哭氣——這咱們真已經到三峽嘍？

女兵乙 可也真夠好看的。尤其這天亮的時候，看一牙月亮，幾點星星，雲彩跟山峯分不出來，真是好景緻！

女兵甲 得了吧，得了吧，好景緻？不是讓你出來遊山逛水，是讓你出來打仗的！你是第幾次出來？

女兵乙 我頭一次。

女兵甲 怪不得你這麼愛看景緻。

女兵乙 您打仗不怕嗎？

女兵甲 怕？從來沒有怕過！跟秦元帥出陣打仗還有什麼怕的嗎？

女兵甲 您知道賊有多少兵？

女兵乙 不知道。

女兵甲 聽，有十萬還要多！

女兵乙 唔！

女兵甲 可是我們呢？

女兵乙 聽說最多有三萬。

女兵甲 傻大姐，怕什麼！

女兵乙 有人說「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

女兵甲 小聲點！

（來狩上船來）

來 狩 誰在喊「好男不當兵」呵？簡直是反叛！

女兵甲 狩爺，您早呀？

來 狩 我問你：那個在喊「好男不當兵」？

女兵甲 誰也沒喊哪，狩爺！您聽錯了吧？

女兵乙 對了。您聽錯了吧？

來 狩 錯了？我的耳朵才不會聽錯呢！以後少胡說，你們可知道這是什麼意思嗎？這

是那些奸賊做的歌謠，去動搖咱們軍心最毒辣的計策，其實好男才當兵呢！

女兵甲 是。這麼早您來幹什麼的，狩爺？

來 狩 唔！對了，元帥呢，起來了麼？

女兵乙 早起來了，在看兵書呢。

來 狩 又看兵書？夜裏也看，白天也看。傳報一聲，我給他看件重要的東西，邸報。

女兵甲 邸報？有什麼好消息麼？

來 狩 這邸報才糟呢，大概咱們的相公爺和少夫人都完了！

女兵甲 怎麼？

來 狩 元帥天天想她的兒子和兒媳婦不是？現在大概不用想了，邸報上有這麼一條：

（翻開讀）「馬鳳儀以孤軍在朝鮮被圍，保撫中軍孫弘謨楊芳等不能救，石砮

一軍全軍覆沒」……

女兵甲 啊？

女兵乙 不過馬鳳儀這名字……

來 狩 一定鬧錯了。馬當然是咱們相公的姓，鳳儀是少夫人的名字，不過怎麼會把姓

名都弄錯了呢？

女兵甲 啊呀，不管他，快稟告元帥吧，來，我引你上樓去。

來狩 好好。

（來狩隨女兵上樓。）

（曉星殘月相繼收起，東方發白。）

（女兵乙繼續工作。）

（傳來兵士們吵鬧的聲音：「走，上船去！上船去讓元帥評評理，讓元帥評評理。」大塊頭被一羣兵士包圍着走上船來。）

女兵乙 什麼事？什麼事？

大塊頭 別欺侮人，不是我故意不管你們餓，又不是我故意不給你們吃山珍海味，巧婦

難做無米之炊，我有什麼辦法呢？你們欺侮我！咱們找元帥去！

男兵甲 誰怕你，吃總得吃飽了吧？不吃飽了怎麼打仗？

男兵乙 你知道我們一天跑多少路？爬多少山？回來連頓飽飯都沒的吃麼？

兵士們 一定是這大塊頭作鬼，元帥不會不給我們吃飽的，元帥待我們一向再好沒有，

這大家都知道的。

大塊頭 天知道，天知道，我作鬼：

女兵乙 別曬好不好？

大塊頭 不成，不成，他們欺侮我，這份差事我沒法幹了！

男兵甲 你沒法幹，我們才真正沒法幹了呢？

男兵乙 找元帥，找元帥。

兵士們 找元帥，找元帥！

（正在紛亂的時候，來符，女兵甲下樓來。）

來 符 別喊，別喊，你們吵什麼？

男兵甲 大塊頭不給我們飽吃！

大塊頭 我們營裏的米不夠了！

男兵乙 我們不吃飽能打仗麼？

大塊頭 我又沒法變米給你們吃。

來 狩 好好，我知道啦；你們打算怎麼樣？

兵士們 我們找元帥評評理！

大塊頭 對了，找元帥評評理！

來 狩 我給你們說和說和怎麼樣？本來你們可以找元帥的，爲什麼現在不要找呢？你們知道剛才收到一冊邸報，說我們有一技人馬在朝鮮一個地方全軍覆沒了，我們的相公爺和少夫人也生死不明。

兵士們 什麼！

來 狩 你們想元帥該多難過？你們還好意思拿這點小事情來麻煩她麼？

男兵甲 可是我們吃不飽。

女兵乙 要不，我們不要出來打仗。

來 狩 這不怪大塊頭，實在是軍營裏缺乏糧餉。缺乏糧餉呢也不能怪元帥。第一連年

水旱，糧食太貴。第二，因爲許多奸商把米囤着賣高價錢，加之搬運又不方便。

男兵甲 那我們就不打！

兵士們 對！我們就不打，幹麼那樣優？不打不打，我們還是見元帥！見元帥！

（吵鬧得更厲害，樓上的一個窗子推開了，秦良玉站在窗前，衆兵士肅靜敬禮

。）

秦良玉 兄弟姐妹們！你們的話我都聽見了。我很難過，我覺得我太對不起你們了！本

來！我就在這兒難過，因為剛才聽見一個很壞的消息。要悲觀，我比你們還要悲觀，要喪氣起來我比你們更要喪氣！可是我不幹，而且不應該。我們這次出來平倭寇明知道人家的軍器比我們好，但是我們還要用我們手上這條白桿跟人拚，我們明知道人家的糧餉比我們足，但是我們還要忍耐凍地跟敵人拚下去。——我不是不知道這許許多的困難，但是我們要「不可爲而爲」！我爲什麼要這樣呢，因爲今天，我們退，我們準死。我們進，我們也許從萬死當中殺出一條血路！……

男兵甲

元帥說的很對，可是我們儘管去拚命，但是一班黑良心的奸商連糧食都不賣給

秦良玉

我們，我們打着有什麼勁兒呢？

這國家自然有法律制裁他們：你們以爲我太傻是不是？或者你們以爲我想得功名是不是？是的，也許我傻，但我決不是爲功名！我爲什麼要這樣的做呢？沒有別的，我太愛我們的老百姓，太愛我的鄉土，太愛我的國家了！這次出兵，直接的是救朝鮮，可是間接就是救我們自己，同時我們把全朝鮮的人民看成我們自己的兄弟姊妹們一樣，這就是我們石砧的精神！——（換一口氣）萬沒想到，你們今天居然吵起來，這是從來沒有的，這表示我們的軍心已經動搖了！（落淚）這讓我難過，比我聽見我的骨肉殉難的消息還難過！但是你們跟我不一樣，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反正決定一死報國了，現在我不願意發什麼軍令給你們，你們（提起來）願意跟我來的，吃得了苦，受得了餓，不怕死，不怕難的跟我一路來！（換一口氣）那些吃不了苦，受不得餓，怕死怕難的趕快回家，我決不勉強，就是剩了一兵一卒我也要打！

（沉默，幾乎全體落下淚來。）

兵士們 元帥，我們跟着您。

秦良玉 現在就要開船了，要走的快下去！

兵士們 元帥我們不走，餓，餓在一起；死，死在一塊。

（全體靜寂）

秦良玉 好的，既然如此，是不是我們全體有必死的決心？

兵士們 有，有！

秦良玉 太陽都昇起來了，那我們就趕快開船。我們餓着肚皮一鼓氣趕到朝鮮，要

不餓，我們去喝賊人的血！吃賊人的肉！

兵士們 好，好好！——喝賊人的血，吃賊人的肉，——開船開船！（正欲紛紛下船時

，上來一探兵。）

探兵 啓稟元帥，咱們有個兵打從朝鮮回來，在陣上拾得繡旗一面？（呈繡旗）

秦良玉 我看，啊？（由窗口跑到樓梯上，那旗子太跟熟）展開我看。

（女兵甲把旗子接過來，展開）

秦良玉 「夫人城裏人如鳳」這不是相公夫人的軍旗麼？（接過來）還是我親手繡的呢。
來 狩軍旗怎麼會落到倭賊的手裏？

男兵甲 那還不是被倭賊打得……

男兵乙 軍旗丟了人不一定就死。

女兵乙 那相公爺和新夫人現在在什麼地方呢？

女兵甲 最少是生死不明了。

秦良玉 （把玩那旗子，不勝悲哀，小聲念着）這面旗子，還記得是在相公爺娶親的時候繡的，它不是單的，它是一對：「夫人城裏人如鳳」還要一娘子軍前子是麟一來配着啊。現在兩面旗子分散了，流落了。這一面居然流落到媽媽的手裏來，那一面，還不知流落到天南海北，握在什麼鬼怪的手裏吧！旗子不會說話，旗子要會說話，旗子「該告訴我：相公怎麼忠勇，少夫人怎麼雙雙殉節，在什麼地方，那一塊沙場，那時天是什麼顏色，兩面旗子就都倒插在地上了，怎麼又被賊人拾起來，又拿它東竄西竄，鬼使神差，又讓旗子竄到媽媽的手裏來了……」

來 狩 元帥，您太難過了，現在事情還沒有定呢，那旗子要會說話，那旗子也許告

訴您；相公少夫人都雙雙無恙呢？

女兵甲 對了！元帥，我們可以派人去打聽，現在不一定就死，元帥保重要緊。

男兵甲 就是按頂倒毒的想，元帥，咱們一向不是忘掉個人的幸福麼？元帥，咱們還有

更重要的事呢。

秦良玉 (微微頷首，感傷之至) 我的丈夫，我的哥哥，我的弟弟，我的姪兒都……現在

最後，我的唯一的兒子，……道也……

來 狩 不會，不會，元帥往開處想吧。

秦良玉 (低頭呆望着)……

(大家都很難過，紅光上昇)

男兵甲 元帥，元帥，太陽出來了。

女兵甲 元帥，元帥，時候不早了。

來 狩 元帥，元帥，該開船了吧？

第二幕

第二場

荊州附近。

戰船上的閣樓。

秦良玉陪着陸遜之檢閱水軍，女兵左右侍灑。

水軍正在演武，戰旗飄搖，鼓聲頻敲。

秦良玉

（舉着指揮旗，就是那面「夫人城裏人如鳳」的繡旗，指點着解說。）這是「一字長蛇陣」……

陸遜之

好整齊！

秦良玉

（又發一令）這是「十面埋伏陣」……

登場人：秦良玉

陸遜之

來 狩

女兵甲

女兵乙

女兵們

陸遜之 變的快呀！好，十面埋伏陣！

秦良玉 (又發一令) 這是「燕子穿花陣」……

陸遜之 唔，好看，好看，燕子穿花，燕子穿花……

秦良玉 (又發一令) 這是「諸葛水八陣」……

陸遜之 唔，這是當年諸葛武侯用的陣法，完全是按陰陽八卦列開的，好好。

秦良玉 (又發一令)……

陸遜之 怎麼樣？都不見了？

秦良玉 這是退後散開的陣勢。(又發一令)

陸遜之 (嚇的後退) 呵？我的天哪，他們，他們都放箭比着我，快快快讓他們退開……

秦良玉 大夫，這是衝鋒進攻的陣勢。

陸遜之 好是好，可真把下官嚇壞了，出了一身冷汗，讓他們退退開吧！

秦良玉 (又發一令鼓聲漸遠，戰船退避) 大夫，請飲杯水酒壓壓驚。

陸遜之 那里，那里，秦將軍，秦元帥，秦總兵，(似有意也) 來，下官敬您一杯酒，一

來表示慶功；二來表示敬佩。嘿！嘿！秦元帥，唔，說句心裏的話，您一個女子，真了不得！（翹着大姆指）了不得，佩服佩服！——所謂愧煞鬚眉。來來來，看酒來，我敬將軍一杯。

秦良玉 不敢當！

（女兵奉酒。）

陸遜之 請將軍一定乾了這杯。

秦良玉 我一向不會飲酒。

陸遜之 （走近）那有大將不會飲酒的？將軍一定飲下去。

秦良玉 好，我以清茶代酒，回敬大夫一杯。

陸遜之 清茶是茶，怎麼當的了酒呵？……將軍，我久仰您的大名，總想一瞻丰采，今天能在此暢談，真是三生有幸呵！

秦良玉 良玉一個土婦，什麼也不懂，還望大人多多指教！

陸遜之 好說，好說，將軍，您這指揮旗也別緻，繡功真好！

秦良玉 沒有什麼好

陸遜之 唔，是將軍自己繡的，太好了，我就沒有看見過這樣好的繡工，「夫人城裏人

如鳳」，這好像是一聯？

秦良玉 是的，這是小兒夫婦一對軍旗的一面。

陸遜之 那一聯呢？

秦良玉 「旗子軍前子是麟」。

陸遜之 配得好。那一面旗可以看看麼？

秦良玉 怕永遠看不見了吧？

陸遜之 怎麼講，元帥？

秦良玉 大夫不必問他，（引起傷心事）

陸遜之 好，我就是讀書不求甚解的，不問。可是元帥好像有什麼傷心事？

秦良玉 （強爲歡笑）沒有什麼，大夫。

陸遜之 （沉寂一會，沒話可說）本公該回去了，天不早了，可是您看這江上的風景，

真是一幅圖畫！

秦良玉

唉！說什麼江山如圖畫，大夫不忙走，我還有幾件小事請教一下。

陸遜之

唔唔！留我不走？您有話跟我談？好好，我一定不忙走。說什麼都跟您談話。

秦良玉

請問大夫：可知道督帥的近況麼？

陸遜之

閣部現在駐節在夷陵，一切的文簿都親自批閱，因為各省都在鬧旱災蝗蟲，他

們就取華嚴經第四卷來誦讀，他們說念經可以咒蝗止旱，因閣部的提倡，各部各邑都在念經。

秦良玉

啊呀，現在可不是念經的時候啊！現在是打仗的時候啊！

陸遜之

打仗？唉！困難，困難！說老實話吧，我看元帥真的再讓海寇打下去恐怕不會

有什麼好結果的，我勸您還是不要太傻了，保全一點實力，我這是跟您說的知心話。

秦良玉

（滿腔熱血，灑了一盆冷水）你這是什麼話？

陸遜之

知心話呀！將軍，聽我的吧。

秦良玉（沉寂）……

陸遜之 女將軍，您好像很難過，何必呢？

秦良玉（擺擺手，表示，別提了吧。）……

陸遜之 唉！（長嘆一聲，往來徜徉。一眼看到壁上懸的詩，提起眼鏡來讀）「夜泊三峽」？唔，這是您最近寫的詩吧？久仰將軍女武全才，色藝雙絕，武藝下官是佩服得五體投地，這文章我更該拜讀。（讀）「夜泊三峽」唔，古詩七言：

錦繡山河今碎裂，

沙場白骨空悲切！

鬼哭哭動秦家女，

手把毗盧蕩妖孽！

好氣魄！這好像在格律上有一點毛病？不過沒有關係，這氣魄太雄壯了！與不像女人作的，沒有一點脂粉氣。

秦良玉竄正猖獗。

表謂蜀道難寧楚。

三子弟結同心。

血染山河殉大節！

啊呀呀！好壯烈！好勇之氣！溢於言表啊！這是您作的麼？將軍您的詩作的太好了，好好，不過「血染山河殉大節」像您這樣一個人太可憐了！像您這樣一位文龍文，又會武的絕代美人！（有點輕桃之意。）

秦良玉 大夫，謝謝您的金玉良言，不過我用不着，您請吧。

陸遜之 我說這話完全為關照你呀，我的女元帥！

秦良玉 大夫，請你不要放肆！

陸遜之 什麼叫做放肆？我們文人就貴乎放浪形骸，我想將軍非凡，也不該拘泥形跡。唔，將軍，並好像很難過，有什麼心事儘管跟我說。

秦良玉 心事麼？一個——出兵！

陸遜之 開玩笑！咱們不談這個，還是談談家常，你一定是……我最會體貼女人的心

情！（要動手）將軍您要穿起女子的衣服，打上脂粉，一定是個絕代的佳人，不過你穿起男裝，也有個味道，你真不愧爲徐娘！……

秦良玉

大夫，你是長官，我不能不招待你，但是你不能這樣輕佻。

陸遜之

得了，將軍！你還裝什麼？誰不知道您的兵是男女混雜！……

秦良玉

我有紀律！

陸遜之

得了，人都是人，女人都起女人，你既然都有紀律，爲什麼有人說你有男妾多

人呢？

秦良玉

什麼！男妾？

陸遜之

對了，青年男子！我想，這侍酒的人就半男不女！

秦良玉

（狂笑）哈哈……我秦良玉從出師以來，什麼山什麼水我沒有到過？上至朝廷

，下至走卒，什麼樣的人沒有見過，不過我還沒聽過大夫你今天說的話！……

秦良玉是清白的，隨身的兵是女的，從來沒受人侮辱過，大夫，你說話要小心

點！

陸遜之 那很好，那很好。不過（老羞成怒，擺官架子）將軍，我是你的上司，你不能這樣對長官說話！

秦良玉 （忍氣吞聲）是，大夫原諒！

陸遜之 哼！忘了我是誰，不記得我的厲害啦！我是來檢閱你的，你那小小的前程都在我的手裏。

秦良玉 是，是，大夫！

陸遜之 （又變回去）來，別嚇的那樣，我不會論你的罪的，我不追究你，不過你得答應我……

秦良玉 什麼？……

陸遜之 給你當一名隨身的兵，嘿嘿！

（大夫上前扯着將軍的長袖）

秦良玉 放手！（拔出劍來）

陸遜之 怎麼？將軍好意思跟我動武？

（將軍一劍把自己的袖子割斷，大夫嚇倒在地。）

陸遜之 將軍，我沒想到你你你……

秦良玉 大夫，我豈沒想到你！

陸遜之 你居然這樣兇！

秦良玉 哼！你居然壞到這五種程度！

陸遜之 你就一點都不顧忌？一點都不怕麼？

秦良玉 你們這些亂臣賊子才一點也不顧忌，什麼都不怕哪！你們滿口仁義道德，國家社稷，其實你們哪管人民受了什麼塗炭？倭寇是怎樣猖狂？就知道刮剝民脂民膏，天下亂就亂在你們這些大夫身上！你你你，也不打聽打聽，今天敢到這兒來調戲我？哼！對我還敢這樣，對民間的良家婦女又該是怎樣的無惡不作？你們這些亂臣賊子們倭寇一樣的可殺！你們這些作官的知法犯法！我真應該像我詩裏所說的：「一手把昆盧蕩妖孽！」

陸遜之 呵，將軍，將軍，饒命！下官一時糊塗，再也不敢了！將軍饒命！

秦良玉 好，陸大夫，無請吧。

（陸遜之爬起來）

陸遜之 好，將軍，不再打擾了。

秦良玉 好，請吧大夫，我也不送了。

陸遜之 這一塊是將軍您的袖。

秦良玉 你可以拿去紀念我，這個非凡的秦家女子。

陸遜之 好好，我一定好好的收起來，請啦！元帥！

秦良玉 請吧，大夫！

（秦良玉看也不看陸遜之，跟他說了以上的一段話，陸遜之擦擦汗，整齊衣冠

無趣的走下樓去。秦良玉看也沒有看他，樓上傳出一聲大夫一的聲音。）

沉寂久之？忽地秦良玉把劍往桌上一拍，酒杯粉碎，她坐下大哭。）

女兵甲 元帥！

女兵乙 元帥，您……

女兵甲 元帥，這些人不必跟他一般見識。

女兵乙 元帥，別哭了！

（這時來狩走上來）

來 狩 元帥！呵？元帥怎麼了？

女兵甲 不要問了！

女兵乙 你看元帥的袖子！

來 狩 袖子怎麼會少一塊？

女兵乙 剛才那位陸大夫有非禮的舉動。

來 狩 怎麼？

女兵甲 你還看不出來嗎？

來 狩 真讓我糊塗。陸大夫下船的時候嘴裏直唧唧：「我姓陸的不是好惹的，等着吧。」

「怎麼回事？」

女兵乙 還說什麼？

來 狩 沒說別的，還順手交給我一件批文，他說惛惛之間忘了交給元帥。你說這是請出兵的批文，元帥。

呈上批文，元帥隨便看了一眼。

秦良玉 哼！是的，「生爲長城，死爲國殤。」這種花言巧語我不需要，我需要的是內除國賊，外滅倭寇！

來 狩 元帥，幹嗎這樣難過，我這次上來給您帶來最好的信息。來了批示，這不算，有一封信一件東西，看了您管保高興。元帥，您看這一封信是賈老爺他們差人送來的。這還不算，元帥您看這是什麼？

（相繼呈上信一封，繡旗一面。）

女兵甲 繡旗！

秦良玉 （抬頭一看，如在夢中）「娘，軍前子是麟」，呵！這旗子是那兒來的？

來 狩 是同這書信一道送來的，賈老太爺派人送過來的。

秦良玉 我看看像。

來狩 您看呢，一管保高興。

秦良玉 (展讀來信) 晤，是賈老爺親筆字。

來狩 是不是？

秦良玉 (忽然驚喜) 相公和少夫人都沒死？

女兵甲 沒死？

來狩 我說什麼來着！

女兵甲 謝天謝地！

女兵乙 現在什麼地方？

秦良玉 就在荊州賈老太爺那裏。(繼續讀信) 有一段悲歡離合的故事，現在不必說他

了。他們說：夫人城裏人如鳳，那面旗子遺失了，那面旗子不就在這兒麼？

女兵甲 (拿過) 夫人城裏人如鳳一旗來。這不是！

秦良玉 晤，兩面旗子又到我的手裏了，現在不是單旗子了，來狩！

(再往下行)

來 狩 是呀！元帥，我不是說 信什麼？旗子是一對 人生是一雙，都是好好的，所以元帥您應該高興！

秦良玉 怎麼，他們丟官不作，回家當百姓去？……爲我不要再去了？……往下看，您天說不出話來！

女兵甲 怎麼了，元帥？

來 狩 到高興的時候，您老高興不起來？元帥，相公夫婦有了下落，您還不高興？

秦良玉 把信一丟，久之……是的，我真應該高興，一家骨肉與不久就可以團聚了。可是這種團聚，又有什麼好處？一家的骨肉團聚又有什麼用處？……此刻最要緊的是國家，倭奴未滅，那談得上個人家庭的團聚，同時現在國內的好臣又這麼多，叫我怎麼高興得起來？

女兵甲 元帥，別再難過了！

秦良玉 走到窗前（江山如畫，是的，江山是太可愛了！

（遠遠地猴子在叫）

女兵乙 元帥，您聽，猴子又在叫，在哭！

秦良玉 唉！可惜出力保護這大好河山，人太少了！

（想了一回，振作起來）好，前進！

——
幕落
——

第三幕

登場人：秦良玉 周天佑 毛夫人

來 狩 悟 蓮 隱 士

小 孩 老 闆 老 婦

農 民

京都。石芝卷內。

天剛亮，花在招展；鳥在叫。

佛堂的配殿，一尊龐大的觀音像在常明燈後閃着金光。廟內：傳來一聲聲慢的

晨鐘。

悟蓮在禮佛，來狩帶着醉意上

來 狩 師父！我們元帥呢？

悟 蓮 元帥在裏邊休息呢！

來 狩 那位毛夫人又在門口鬧了。

悟 蓮 那麼我去請元帥。

來 狩 不，元帥難得有空休息一會兒的。這一向京都可真熱鬧，師父這兒的香火一定

很旺吧！

悟 蓮 還過得去，阿彌陀佛；狩爺這次跟元帥援朝鮮打鬼子回來一定很辛苦吧！

來 狩 別的倒沒有什麼，可把我的肚子辛苦壞了！你知道這次咱們幫朝鮮把倭寇打跑以後，全朝鮮的老百姓天天殺雞屠豬地招待我們，所以把我的肚子累壞了，到

今天還拉稀。

悟 蓮 善哉善哉！咱們元帥真是替天行道，普救衆生。

（外邊毛夫人的叫聲）

來 狩 聽！那位毛夫人又在鬧了，我得去對付她！

悟 蓮 還是我去吧！

（來狩悟蓮同下）

(秦良玉上)

秦良玉

(看來！尼女性地，穿着和尼姑差不多的長袍，從花園捧了一大束鮮花進來，插在佛瓶，奉燃晨香，禮佛。在快樂背後藏着不少煩惱。)這又是一把又香又美的鮮花，觀音大士呵，人家把你放在這又冷又靜的大殿裏，早晌聽聽晨鐘，晚來聽聽暮鼓，你要有靈，也該覺得難過吧，你要有靈，也該謝謝這一束鮮花，那塵，就不該辜負這一束鮮花，別讓他花開花又謝，白白地放香，白白地屢開花瓣……)

(老尼悟蓮回來)

悟蓮

阿彌陀佛！您在跟誰談話呢？

秦良玉

我跟佛。

悟蓮

善哉善哉！與佛談話自是看破紅塵，入了佛門，紅塵庸庸碌碌，佛門四大皆空

，您真不愧是一位活菩薩了！

秦良玉

差得遠，還求女禪師多多引領。

慚 好說，今天天一亮就有一位毛夫人說是幕名拜訪的，說秦總兵修身養性，什麼客也不見，她說一定要見。

秦良玉 煩老禪師招待一番好了。

慚 那倒不要緊，就怕她不肯走，現在還在門口鬧呢！（要下去又回來）再稟告您。今天早晨收到匿名帖送禮物的一共有七十大份。

秦良玉 還是不要收呵！

慚 是的，能退的都退回去，實在不能退的才收下。他們都是想結識這位在渾河打勝仗的女英雄的。

秦良玉 唉！什麼女英雄？他們還不是當怪物看？

（窗外的聲音：「元帥，來狩有話說。」）

秦良玉 什麼事，來狩？

（來狩走上）

來狩 稟元帥！

秦良玉 什麼事跑到這兒來？

來 狩 你不知道，元帥，有位毛夫人，是都察院河南道監察御史毛羽傑毛大官人的夫人，就是最近大鬧北京城，人稱母老虎的毛夫人。

秦良玉 怎麼樣哪？

來 狩 她要會您，正在門口吵呢。

秦良玉 我不是說過什麼人都不會麼？

來 狩 這我也知道，可是還有一件事您不知道：小的昨夜在菜市口遇見毛夫人的一名家院，由他的嘴裏知道這位夫人想認識您。

秦良玉 來 狩！你又喝多了吧！

來 狩 不，小的喝了還不到三斤呢！

秦良玉 那爲什麼這麼哆哩哆嗦的？

來 狩 這不要緊，最要緊的是由他嘴裏知道這位毛夫人知道沈雲英沈大小姐的下落。

秦良玉 什麼？

來 狩 沈小姐的下落她知道。

秦良玉 真的？

來 狩 你找了多少年的沈小姐的下落，現在有眉目了。

秦良玉 那位夫人在外面？

來 狩 所以您快見一見她吧。她正在外邊吵鬧呢！

秦良玉 好，你請他到這兒來。

（來狩將要下）

來 狩 是。啊，她們來了，您聽！

（就聽毛夫人隨老尼悟蓮走來，一路走，一路喊。）

毛夫人的聲音 不是我姓毛的女人太粗野，實在是你們出家也有點勢利眼！怎麼，我不

配見秦夫人？跟你們說：我這兒進入佛堂，還沒拿出橫的來呢。其實，我一向

也是心慈面軟的，世界上沒有好人走的道兒，大家說好都來作惡人了！

(一位健談的肥大的官太太又說又道地走來。)

毛夫人 呵，這位就是秦元帥嗎？

來狩 對了，這位就是我們的元帥，這位是毛夫人。(兩位相對一禮)來狩要向您告假

有許多人因為想見元帥見不着在門口鬧呢？

(來狩下)

秦良玉 毛夫人，請坐！

毛夫人 秦元帥，今天我太唐突了。我就是這麼一個女人，急性子，不在乎，講痛快！

現在的這些領兒們我都不過眼兒去，又聽說您這麼能幹，所以，一入京就想認識您，拜訪拜訪您，領領教。

秦良玉 太客氣了。

毛夫人 唔，秦元帥，我沒見您的時候，總以為您也像一位大漢子一樣，氣壯膽闊，

沒想到，今天一見，原來是這麼一位又秀氣，又大方，又年青的夫人。

秦良玉 本來是一女子麼，沒什麼特別。

毛夫人 有特別！聽說您喜歡穿男裝，善於騎馬射箭。您猜怎麼着？我也是，我小的時

候就穿男裝，現在不大穿了，大粗氣。騎馬射箭也都來得，現在一發福，也就

罷下了。

傅運 毛夫人也。一位女英雄，女英雄會女英雄，這是前生有緣。

毛夫人 真是有緣，沒緣數也不會跑到這兒來，夫人，您的官人已經在戰場上殉難了，

是不？

秦良玉 是的。

毛夫人 不信您不愛他，現在的男人啊！一個有好心的也沒有，越是作官的有地位的心

眼越壞！哪個到京作官的不聚個五房六房的？家鄉的老婆放在一邊乾起來不算

回事！這些老婆呢，也就忍氣吞聲地在家裏活受，我頂看不來！好，我那會家

的居然弄個這種事，我一氣就起來一棒錘就給打散了。男人啊，你得給他點厲

害的瞧瞧，他怕你，你佔着上風。不然，你就是他的小貓兒，一輩子翻不

過身來，什麼也聽他的。……（怪不好意思）阿呦，頭一次見面，剛說了沒幾

旬，我就議論起這個來。

秦良玉 沒有關係，您喝茶。

毛夫人 謝謝，我這人就是這麼一個人：好說，好交，氣不忿的尤其愛講。男的侍女的太不公平了。夫人，像您吧，給官人守寡，可是男人要死了太太，早就又要好幾房了！夫人，我問一句該打嘴巴的話，您還打算守寡呢？

秦良玉（微笑不答）……

毛夫人 唔，我不該這樣問。

悟 運 老尼說一句吧：夫人一來看破紅塵，二來是守持禮法。

毛夫人 是嗎，夫人？

秦良玉（柔答答）我也說不出來。

毛夫人 我知道，夫人害羞了！

秦良玉 要勉強說，也有兩個緣由：（慢慢地，小聲地）第一，從先宣撫下世以後，天天忙於東征西討，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思想到這問題。第二，在當今，我從沒有

看見或聽見過一個像我那宣撫那樣好的人。

毛夫人 唔，這就難怪了。夫人，佩服，佩服！

秦良玉 (快談正題吧) 毛夫人，聽說您知道沈小姐的下落？

毛夫人 對了，我今天來爲兩件事：一是想結識結識元帥，所以一談起把第二件忘了。這第二件是報告您沈小姐的下落。

秦良玉 她究竟在什麼地方？

毛夫人 可是夫人，您要答允我，我要給您找着了沈少姐，咱們姐妹三人來個女桃園三

結義！

秦良玉 什麼都可以，您告訴我沈小姐的下落！沈小姐就是我的乾姊妹，我們在四川結拜的。那時我嫁宣撫不久，雲英還是小姑娘，我們倆很談得來。一別不知多少年啦，她被人搶了去，有人說他死了呢！快告訴我她在什麼地方？

毛夫人 也真巧，我這次從家鄉出來，早路騎馬，水路就乘船，有天夜裏，在船頭看月亮，忽然聽見有女人哭，哭得悲悲切切呀！就派人顧着哭聲四處去找，一下，

就把沈小姐遇見了，原來她被人搶去，跳河尋死却遇救了，救她的是個老漁翁，可是那老漁翁有個缺德兒子又想娶沈小姐，沈小姐不從，又逃出來，這裏故事太多了。那一夜，一下被遇見了，我就把她送到京都來。一路上，我聽她講了不少故事，講得最多的是秦元帥您。她真佩服您，她也頂追憶你們在四川的生活，在一起套馬，在一起繡花，唔，她也談到她所許配的賈相公。不知賈相公在什麼地方？聽說這門親事還是您作的媒？

秦良玉 唔，我太高興了，她的賈相公沈老太爺現在都在京都，我們可以立刻去見她麼？

毛夫人 當然可以。

秦良玉 唔，那麼我們一塊兒去吧！

毛夫人 好，說走，就走！

樞 運 不行，外邊有許多老百姓，要元帥接見呢！

秦 猗 老百姓接見不接見沒有多大關係，還是沈小姐要緊。

秦良玉 不，老百姓更要緊，我要先見老百姓。

樞 運 對了，阿彌陀佛。老百姓都要見元帥這位活觀世音呢！

秦良玉 那末……這樣，毛夫人，請您勞動一趟，把沈小姐請到菴裏來，好不好？

毛夫人 立刻？

秦良玉 是阿！等着她。

毛夫人 好好好，那我就去。

樞 運 我派人預備頂轎子侍候。

（毛夫人，樞運往下走。）

秦良玉 唔，我太高興了，毛夫人，您可要快回來。

毛夫人 沒錯，可是，元帥別忘了答應的蜜桃園三結義！

秦良玉 好，來呀！那麼你去請老百姓們進來吧！

樞 運 門口的老百姓實在太多，都放他們進來嗎？

樞 運 那不行呀！我們佛堂裏可容不下那麼多呀！

秦良玉 對了，佛堂是清靜的地方。

(外邊傳來百姓們的叫聲)

來狩 那麼叫他們選幾個人進來見見吧！

(來狩下)

悟 連 元帥這次爲國家立了這麼大的功勞，將來一定可以升入西方極樂世界。

秦良玉 謝師父的引領

來狩 不行，不行，你們這麼許多人，祇能放二個進來。

悟 一 我去！我去！

悟 二 還是讓我去！

來狩 讓我去！讓我去！

來狩 別鬧！別鬧！別鬧！一個也不放進。我看還是這兩位老頭子吧！走吧！走吧！

進來！

(來狩引兩老若上，二老一名周天佑，一爲隱士，周攜繡旗，隱士攜劍)

寒 狩 稟元帥！這兩位老先生要見元帥！

秦良玉 請坐！這位貴姓？

周天佑 我姓周。

樞 逆 喔！！這位是周老太爺，元帥你沒有見過嗎，就是都察院周大官人的老太爺！

秦良玉 喔！原來是周老太爺，久仰！

周天佑 不收當！拜見元帥！（深深地作了一個揖）

隱 士 我這把寶劍相傳是當年趙子龍用過的，在我家裏一共傳了十幾代，我自己本來也是官宮中人，因見朝綱不振，國事日非，乃去官隱居，但是我久想把這把寶劍拿來獻出一個担当得起內除國賊，外抗海寇的英雄，可是百找不得，今見元帥援朝鮮平倭寇，可担得起國之棟樑，今特來將此劍獻上，希望將軍用此劍繼續除奸殺敵。

（隱士說完將劍恭恭敬敬地送給秦良玉，走）

寒 狩 這是怎麼一會事？這人倒真有趣。

秦良玉 來狩！你快趕出去問問他尊姓大名。

（來狩急下）

秦良玉（細細賞劍）這真是件寶物。師父，你認得剛才那位先生嗎？

悟 蓮 不認識。

周天佑 好像是仇帶天。從前也是個大官，退居多年了，怎麼今天在這兒見他？

（來狩回）

來 狩 稟元帥！這真真奇，他怎麼也不肯說出他的名姓來。

秦良玉 哦！原來是位隱士，其實這些人朝廷上要是能好好地重用他，一定可以替國家做不少的大事。唉！他爲什麼做隱士呢！

周天佑 說的是呀！爲什麼要做隱士呢，我的兒子，我的孫子，也都在朝廷做事，他們也整天抱怨無事可做，想退休歸田，我想勸他們說事在人爲，像元帥今天立下這麼大的功勞，還不是靠自己的本事打出來的。我雖然這麼一大把年紀了，可是有機會還想追隨將軍出去殺海寇呢！

秦良玉 老先生今年高壽？

周天佑 八十了！

秦良玉 老先生真夠得上老當益壯。

周天佑 愧！慚！元帥才是真真的巾幗英雄，國之干城也！（取出旗，顯出國之干城四字）這面旗我特地叫我內人綉來送給元帥，略表敬意。

秦良玉 （接過旗一看）國之干城，真不敢當，不過良玉今後更該勉勵自己，以符長養的厚望。

（來狩接過旗在佛段上）

（外邊又是一陣吵鬧聲）

來狩 外邊又在鬧了！

悟蓮 還不是想進來拜見元帥。

來狩 讓我去看看。

（來狩剛走籬門口，一個小孩手中端了一個木盤，與來狩說了個話，盤中鷄

蛋丟地，小孩放聲大哭，其餘的百姓一湧而入。

來 狩 不行，不行，你別不聽都跑進來。

秦良玉 (問小孩) 這是怎麼回事兒？

小孩 (哭着喊) 我媽叫我送這雞蛋給秦元帥吃，他把我媽的蛋打了，送怎麼見秦元帥呢！(大哭) 你賠我的蛋來，賠我的蛋來！(揪住來狩)

來 狩 (大着) ……

秦良玉 好，不要哭，好孩子，我就算收到了吧！你回去代我謝謝你媽。

小孩 啊！你就是秦元帥呀！(打量了一下) 不，不，我不相信，你騙我，秦元帥不穿鎧甲打仗的。

悟 迷 喂！這位就是秦元帥！你這孩子不懂事。

小孩 啊！你真的就是秦元帥？那請告他一狀，他把我媽的蛋打了，秦元帥你跟他賠好

了。
秦良玉 來狩！你做事太魯莽了。好孩子！快把眼淚擦乾淨，我送你一件東西，(從桌

上取了一把小劍給小孩。

小孩 寶劍？（轉與大笑）我喜歡！我喜歡！

來特 你現在不要把賄你的蛋了吧！

秦良玉 希望你回去好好地練劍，將來大了好殺海寇。

小孩 好，或大了一定跟秦元帥去打海寇（忽然想起）可是秦元帥總得教我一套武藝呀！

秦良玉 好，我一定教你。

小孩 我家就住在驛馬市大街米市胡同張麻子隔壁，元帥空了就來呀！

秦良玉 好！

小孩 好！今天見着秦元帥了！今天見着秦元帥了！

（小孩跳着下）

（老婦見了兩只老母鷄走近秦良玉）

老婦 秦元帥！這是兩只老母鷄，我孝彌您的！

老閻 （抱一大匹綢緞）這是西邊杭州的綢緞！

農 民 秦元帥！我沒有什麼送您，這是我兒子新近從四川回來帶來的榨菜，我想元帥

在外邊打仗，一定很久沒有嘗到家鄉口味了吧！

秦良玉 謝謝！

（其他老百姓二獻物）

（秦良玉把東西一件件接過來，交給來狩）

秦良玉 謝謝各位的好意，實在太破費大家了！

（毛夫人喘着氣上）

毛夫人 秦元帥！沈小姐來了！沈小姐來了！

秦良玉 在那兒？

毛夫人 轎子已經到門口了！

來 狩 我去接！

（來狩跑下）

秦良玉 毛夫人！你什麼不馬上把沈小姐請進來？

毛夫人 我這是先跑進來替你報喜呀！元帥！你福氣真好，沈小姐往常不大大在家，今天大概知道，我要使你們團聚，所以一找就找着了！

（來狩上。）

來狩 元帥，聖旨到了，請接聖旨，是內侍王延恩來的，現在大廳裏。

悟蓮 元帥，您今天喜事真多！

秦良玉 ，好，我先去接聖旨，今天事真多，對不住，毛夫人，請你在這兒替我招呼一下客人。

毛夫人 沒有關係，快去吧！你瞧今天我來了一下子替你帶來了這麼多的喜事。

（秦良玉，悟蓮，來狩及羣衆同下。）

（外面傳來宣讀聖旨的聲音：「奉聖旨，石碣司女總兵秦良玉，萬里勤王，一心衛國，蕩平倭賊，聲援邊圉，厥功懋焉！茲特賜秦良玉錦袍一襲，玉帶一圍，晉昇三級，欽此！謝恩！」）

毛夫人 唉！我爲什麼不作秦良玉？

——幕落——

第四幕

第一場

登場人：領班的 青衣 小生 老生

老旦 花臉 花旦 小丑

石柱。

幾年以後。

隨便什麼地方。（可以在幕前）

一羣伶人來排戲。

領班的 喂喂喂，這兒來，這兒來。不必下裝，幹嗎都這麼沒吃飽似的，垂頭喪氣的？

小丑 對，領班的，你問的對！可是你怎麼不讓我們垂頭喪氣？剛才咱們演戲，不但

，沒有人看，還盡是人罵；「這一羣戲子，都什麼年頭啦，還有心腸演戲」？

領班的 那是咱們演的戲不好，這回咱們排個新戲。

花臉 得了，得了，什麼年月了，還有心腸排戲那還？

小生 真是沒有心腸了，我們都想改行哪！

領班的 改行？幹什麼去呀？像人家唱架子花的，刀馬旦的還有兩手武藝，像尊駕這；

（作小生口吻）「小生，姓某某字叫某某」，你改什麼行呵？

小丑 他入相公堂子當相公去！

小生 得了孫子！唱小丑的都沒有好東西！你去提大茶壺去！

老生 得了得了，咱們還是聽領班的說吧。

領班的 在太平年月咱們點綏昇平，給人開心解悶不要緊，現在不是這時候了，你們說的都對，在國家大難的時候，像剛才，咱們演戲就沒有好看，還有人罵。可

是咱們也是好百姓，咱們就不應該有所供獻嗎？

花旦 對啦，不管天下多亂，人總要開心吶！

領班的 不對，不對，在這時候咱們的供獻不是給人開心。

青衣 咱們唱的這些戲還不都是給人開心的？

領班的 對呀——可是在國家大難臨頭的時候，這些挨罵的戲咱們不會不唱麼？

小生 那咱們唱什麼呢？

小丑 唱精忠報國，高台教化，移風易俗的！

小生 你這是信口開河！

老生 不然不然，小丑更能說大道理。我們可以唱岳傳，唱關夫子的事情，演三國的戲！

領班的 聽呀，我有更好的戲本。固然在現在唱，岳老爺，關夫子的事情很可以教人精忠報國，不過他們都是古時候的人，演歷史戲都是吃力不討好沒有多大勁，要演咱們還是演現在的實事！

花旦 現在的實事？哪那麼容易呵？

領班的 你瞧，我現在已經有戲本了！還是成本大套的。

老生 什麼什麼？你說說，說說。

領班的 所以你們別慌。我問你們：援朝鮮平倭寇，是誰的功勞？

伶人 自然是秦元帥！還用問。

領班的 著呀——秦元帥一位女將軍，他一生的事跡也真不少，咱們幹嗎不拿他編個戲呢？讓人看了這戲，個個都成了秦元帥

小生 對對對。可這戲真不是容易編的呀！

領班的 咱們也不是文學家，戲劇家，編壞了也沒有人笑話。咱們也不怕人笑話。告訴你們，這戲不難編，因為秦將軍一生的事跡就佔得住。

花旦 我贊成，我贊成，我贊秦良玉！

老生 你？你不成！秦良玉是個青衣。

青衣 對了，還是我演。

花旦 不行，她會武功夫，你不會。

領班的 可不是，她是會兩手武藝的青衣，跟花木蘭一樣。

青衣 我也可以來兩下武藝呵！

老旦 可是她上了年紀的時候就得換我了。

小生 我看你們誰也不行，還是反串吧！

伶人 你？哈哈！（大笑起來）

花旦 （作小生道白，俏皮地）小生，你還差一點，你不必爭！

領班的 對了，你們不必爭，誰能演誰演，我看，怕你們誰也演不了！還有，咱們可得快，你們知道，明天就是秦元帥的六十大慶，咱們最好能在明天就演出來給元帥慶壽。

小丑 好好好，咱們說排就排。

青衣 你先說說這戲怎麼演法呵。

領班的 對了我先把這齣戲報告報告：秦元帥一身的事跡很多，比如平奢崇明呀！打張獻忠呀！可是那些都沒有什麼意思，咱們現在要演的單單是秦元帥平倭記，別的不演。

老生 你給我們說一說吧，老板。

領班的 別慌別忙，你們落坐，落坐，聽我慢慢說。（伶人團團坐下）咱們先說第一齣

，這第一齣是「東援朝鮮出兵點將」是萬歷年間的事情。

老生 喂，掌班的，咱們既然講秦良玉一生的事跡，就應該從秦良玉出世開頭。要不然，怎麼算得全本的秦良玉呢？要有頭有尾呀。

小丑 那怎麼成？戲反正是戲，只能抽出一生幾件要緊的大事來代表代表，按你那麼說，咱們這戲頂少要演六十年！

老生 抽着演，可就不能算實事戲呵！

老旦 抽實事的精華呀，我的老生！你怎麼這麼死心眼？按你說不但要演六十年，京都就得到京都演去，朝鮮就得到朝鮮演去，那咱們這戲台先不夠大！一塊布怎麼做城牆！四個龍套怎麼能代表一枝人馬？

小丑 對呀，老生也不會有你這麼長鬍子！小丑也不會抹我這一塊白！

青衣 不過我想，咱們演這戲的行頭最好都找秦元帥借，借她年輕時候的盔甲，衣裳，她一家人穿的衣裳都跟她借。

領班的 這我到贊成，能借的就借，又省錢又真實！喂，你們別吵成不成？聽我報告呀

，這齣「東援朝鮮出兵點將」，平倭記是寫秦元帥年青時候東援朝鮮，征服東洋鬼的事。這戲裏得有朝鮮國王，日本小鬼……

花旦 日本小鬼是小丑的事！

小丑 要有日本小女鬼呢？就是你！

伶人 別吵！別吵！

領班的 事情是這樣：倭寇這種海賊要攻打朝鮮，咱們得先演倭寇的來歷：秦始皇求長生不老的藥派徐福帶三百童男，三百童女的事得說一說；朝鮮的來歷也得說一說；她怎麼是中華的版圖，如何年年給咱們中國進貢……

老生 那容易，一殺引子，幾句定場詩就成。

領班的 這倭賊一攻朝鮮，朝鮮國王李瓠就派使表奏朝廷，乞師求援。

花臉 這是一齣武戲呀？

領班的 當然吶！

這好像和秦元帥沒有多大關係！

領班的 聽呀，這一仗就把倭賊平了，而平倭賊大都是咱們石碣家兵打頭一陣的功勞！

這功勞呢，就完全是得了秦元帥的教訓！

小丑 這齣戲的事情完了？

領班的 大致如此，我們就排呢？還是怎麼樣？

青衣 別忙，先把第一齣細講講吧。

領班的 也好，要不然，我想我把我寫的詞念一念，你們來改，看唱着順口不順口。

花旦 不必吧，咱們就一邊念一邊排吧。

伶人 對對對。排吧！排吧！

領班的 也好，那咱們就找塊大點的地方去排。

伶人 好好，走走。（大家都起來）

小生 嘿，我是馬千乘。（作表演馬千乘狀白）小生，馬千乘，乃石碣宣撫是也，聚

妻秦氏，不但是一麗色佳人，更是一名巾幗丈夫，實一好女子也！

小丑 我可以當那位來狩，你們知道他吧？

領班的 咱們可以找他看看演的對不對。

老生 他一定說不對。

領班的 那咱們也找他，不管，找他有好處，走走走。

(大家往下走。)

青衣 (也表演起來，白)本帥，秦良玉！來狩

小丑 (有唱就有和)夫人！

青衣 帶馬呀！

小丑 (作帶馬狀，口裡敲着鑼鼓)匡，匡，匡，匡……

(兩個人作了一套上馬的表演)

伶人 得了得了，瞧你們兩人這點武藝，少露吧！

青衣 (白)衆將官，殺上前去！

小丑 (牽着馬，嘴打鼓)冬，冬，冬，冬……

領班的 喂喂喂！

伶人得了，得了，走吧走吧！

——暗轉——

第四幕

第二場

登場人：婦人一 婦人二 老者

青年 鄉民 領班的

小丑 小末 青衣

小生 龍套 假老道

秦良玉 來狩 大塊頭

女兵甲 女兵乙 兵士們

伶人 場面 探馬

石砬校場上。

擂台當了戲台，可是觀衆看不見戲台；祇看見台底下擠滿了士兵百姓。已經打過一通鼓，專等老夫人秦良玉來開戲。

婦人一 乾打雷，不下雨。怎麼盡打通不開戲呀？

婦人二 時候真不早了。

老者 三通都打過這麼半天了，怎麼不開戲呀？

鄉民 (亂吵) 開戲！開戲？

領班的 (走到台前) 老鄉們！老鄉們！別喊，今兒大好日子的！不是我們不開戲，其實

鄰早上好了裝，我們等元帥哪！

婦人一 不會去請元帥去？

領班的 去請了，元帥因為上了年紀，聽說今天特別不自在。

老者 那我們就開戲好了。

領班的 元帥一定要看這戲，她說因為是演她自己一生的事跡的。

鄉民 那怎麼辦？

領班的 你們不必着急，我們已經預備好了，我們先墊一齣，加一齣小戲兒。

婦人一 什麼戲呀？

青年 什麼尼姑思凡，遊園驚夢呀，我們可都不聽！

領班的 是是。那舊套咱們從今以後都不演，咱們加一齣戲叫「賣菜傭」，是演海邊上一個賣菜的，被海寇抓去以後所受的苦處，你們看好不好？

鄉人 好好，演吧，演吧！

領班的 閒話少說：咱們說演就演。

（鑼鼓之聲起，領班的兼檢場，取下擺列的長旌。）

老者 咱們看看吧，這戲一定動人。

領班的 喂喂，狩爺來了！狩爺來了！

小丑 元帥也來了吧？

（來狩先上台，有些兵又隨着回來。）

來狩 元帥一定要來看。一會兒就到，她本來不自在，今天，一大早就到家廟，忠烈

祠去拜祖宗，現在直頭暈，可是她一定要來看，喂，元帥來了！

（秦良玉已經是個老婦人了，持着龍頭拐杖，小丫環，兵士們扶着走路，全體

鄉民士兵致敬。)

來 狩 扶好，上台慢點！

秦良玉 沒有關係，來狩！

領班的 您就在這兒坐吧，元帥！

秦良玉 (坐在戲台下場門旁的一把椅子裏) 你就是領班的麼？

領班的 是，元帥！今天是元帥的六十大慶，真高興，可惜相公爺不在身邊，要是相公

爺也在元帥身邊那不是更熱鬧了嗎？

秦良玉 相公爺遠在海甯鎮守，怎麼趕得回來？聽說你們把我的事情都編成戲了？

領班的 元帥，編的不對，您多原諒！我們戲子都是不學無術的。

秦良玉 不要這麼說，我早就聽說了，您編的很好，我要從頭看到尾。聽說第一齣是

東援朝鮮點將出兵——是不是？

領班的 是的。許多地方多虧狩爺的幫助。

來 狩 元帥，他們把我當小丑演！

秦良玉 小丑也不是壞人。

領班的 元帥，您沒有什麼說的麼？

秦良玉 我不要說什麼，天不早了，就開戲吧！

領班的 是，元帥！我說伙計們！打起來呀！

（領班的下去，鑼鼓之聲作，「秦良玉」開演。）

（四龍套跑上。小丑持馬鞭上，小生，青衣持馬鞭刀槍齊上。鑼吶吹，點絳脣

一）

領班的 元帥，這青衣就是您，小生是先宣撫！

秦良玉 唔？她就是我？他就是先宣撫？

領班的 您看像麼？

秦良玉 （站起來，走過去看）讓我看看。

領班的 （向伶人）好，戲停住。青衣小生一齊下來見見元帥！

（停戲，青衣小生上台）

秦良玉 慢慢走到青衣小生的跟前）你就是我，你就是年宣撫，那時候我們都還那樣

年青呢！怎麼，這寶劍我看着也眼熟？

來 粹

元帥，這衣服寶劍都是我借給他們的，是您年青時候住在石芝菴裏一位隱士送的。您看這小丑當我，也穿的是我的衣裳呢？可是，小丑，我年青時候臉上可也沒有抹你這塊白呢！（台底下的人大笑。）

青年

這真有意思，也不知誰是劇中人了？

老者

沒有關係，同台都是演戲的人，真真假假麼！

秦良玉

真是，你們看她是假的我，我看她却是真的我。唔！年青的馬夫人！（開玩笑）

青衣

（順水推舟，深還一禮）是！上年紀的秦元帥！

（台底下的人大笑。）

領班的

元帥，您別開玩笑吧，戲得演了。

（秦良玉緊握着青衣的手，盯視久之，不禁淚下。）

青衣

怎麼，元帥哭了？

秦良玉 年青的事情一件一件都讓我想起來了。來，讓我多看看你們倆！

領班的 元帥，這是演戲，還有這麼多人等着看呢，您怎麼認真了？

秦良玉 （破啼為笑）真是，我怎麼認真了？這是演戲，人老了就頭三倒四的，哈，哈，演吧演吧！

領班的 對了，元帥您請坐，咱們還是快點開台吧，戲長着呢！

秦良玉 好，（對青衣小生）秦良玉，馬千乘，你們倆要好好演。

青衣小生 是。元帥！

（秦良玉坐回去看戲。）

領班的 好，接着演。

（鑼聲再起，接着演來。）

青衣 （唱「絳布春」）峨眉秀爽，看他蒼崖皓雪；閱歷興亡！岷水澄清照人肝胆真個儻；把巫雲掃盡鴛鴦敵，要現出烟鱗圖像。誰是鬚眉，誰是巾幗，請平心一想，（白）兒家姓秦名良玉，西蜀忠州人也。……

（好不容易開演，又傳人來聲呼喚一走，找元帥去找元帥去！——來了一羣人，台底下亂了。）

來 狩 別嚷，別嚷！在戲台前鬧，這叫擾亂公安！

大塊頭 （頭一個走來）不是，狩爺，您不知道，抓了個奸細！

來 狩 奸細？

鄉 民 奸細！

（戲實在沒法演下去，又停住了。）

（那一羣走到戲台前。）

秦良玉 什麼事？

大塊頭 啓稟元帥，今天是小的值班，正在一棵大樹底下守望，忽然來了個雜毛老道，偷偷摸摸的要往樹底下換衣裳，我一下跳出去問他，他說，他是一個老道，想來見元帥您的，我一看，這老道不三不四，一定是奸細，來刺探軍情的，所以，我就把他綁來了。（老道真是哭。）

秦良玉 你也不必哭，快說，是怎麼回事？

假老道 我實在不是老道，我是你們相公爺的部下元帥，我是化裝逃過虎口，求請救兵的，好幾天連飯都沒吃了。

大塊頭 你是相公爺的部下？我怎麼不認識你呀？

假老道 我本來是沿海的一個漁民，去年才跟相公爺的

秦良玉 唔，快下綁，

假老道 從成都來，呵呀，元帥，無快發救兵救救老百姓吧。現在海邊又在擾亂了，已經佔了不少地方，聽說這一次要一直往京都四川打呢！

秦良玉 怎麼怎麼？

假老道 （哭不成聲）……

老者 這麼大的人，哭有什麼用？元帥問你，快說。

鄉民 對了，快說快說。

假老道 諸位，你們在這裏能活着，能吸氣，能吃飯，還能唱戲，你們真是在天堂上了

！諸位，你們知道麼？海寇到的地方都成了什麼樣子？

來 符 我倒知道一點，你說說。

假老道 人都快死光了，我一家都被海寇殺死了！我要不化裝還真難得逃出來呢！元帥

，你救救吧，無救救百姓吧！

秦良玉 你說呀：現在外邊是怎麼樣？

假老道 我不必說別的，我告訴告訴你們海寇怎麼殺人，他不眨眼；他不准民間點燈，他不

准軍民私語；犯了就殺！

鄉 民 唔？

假老道 他們見了女人就強姦，見了男人就拉夫，夫子用過了就活埋。

老 翁 豈有此理！

婦 人 一 這怎麼算人哪！

假老道 海寇一進村子就殺，一共殺死了一千多。

青 年 這麼多？

假老道 是啊，屍首都堆成山了！

婦人二 太殘忍了！

青年 這不都殺完了嗎？

婦人一 唉！真不成世界了，真不成世界了！

老者 唉！簡直是野獸！

假老道 元帥，元帥！您還不發發救兵？

（潘良玉寂坐，一言不發，臉色轉白。）

秦良玉 元帥，相公爺呢？

來 狩 元帥，相公爺呢？他不是有很多人馬在那兒嗎？

假老道 元帥……

秦良玉 快說呀！

來 狩 怎麼有嘴說不出話來？

假老道 （哭了）元帥，相公……

秦良玉 相公！怎麼？

探 馬 中賊人毒箭死了！相公爺臨死的時候吩咐我要我來報告全石柱的人替他報仇！

秦良玉 呵！……

（一下暈過去，女兵扶着她，坐在椅子裏。）

（全體沈寂無聲。）

來 狩 元帥！

女兵一 元帥，元帥！

女兵二 呵呀，元帥不行了吧？

秦良玉 （好久好久，一息呼吸）不管他，不管他！我的哥哥，我的弟弟，我的姪兒，我的丈夫，都戰死了！最後，把我唯一的兒子也奪去了！不管他，不管他。（奮力站起來）

來 狩 元帥，您不成呵！

女兵一 （扶着她）元帥，坐着說吧！

秦良玉

（興奮走到台邊。）父老們，我的兒子死了，我並不難過。我難過的是：我一生志願一點也沒有作到，我現在就是死也閉不上眼！全國人都要死了，我們又何必單獨活着？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國就沒有家，我們僅僅保家是無濟於事的，所以，我現在雖然老人，我還要出去拚這一條老命！

來 狩

元帥！

女兵一

元帥，您坐下吧！

女兵二

您老了！

秦良玉

誰說我老了？說我老就是看不起我，拿劍來！

（順手從女兵身上抽出批寶劍。）

女兵一

元帥！

女兵二

元帥！

秦良玉

我們要認清：石砮是中華的石砮，中華是石砮的中準，所以，救四川，救全國，是我們石父砮老的責任！雖說我老？保石砮，我以一當十，保四川，我以一

當百，保全國。我以一當千。我以一當……

(秦良玉揮劍演說，聲接不上了。)

來 狩 元帥，元帥！

女兵一 元帥！元帥！

女兵二 元帥！元帥！

婦人一 阿呀，元帥怎麼了？

婦人二 元帥年紀大了！

老 者 是呀，元帥這麼老了！

秦見玉 (細微的聲音) 我沒有老，我永遠不會老！……沿海被海寇佔了！……國家的大

難還多呵！……給我寶劍，給我寶劍！我死，死也不瞑目呵！……

(全體沉寂。秦良玉斷氣。)

女兵一 元帥！

女兵二 元帥，元帥！

來 狩 (跪下哭) 元帥！

(全體士兵百姓伶人跪下致哀。)

來狩 元帥，不瞑目呵！

老者 我們把元帥供到忠烈祠去！

青年 我們繼續元帥的意志。出兵！

假老道 對了。

鄉民 出兵！出兵！

來狩 現在敲起大鐘來，放起禮炮來，我們送元帥入忠烈祠。然後，全石碇的人都要繼續元帥的遺志，出兵！

(遠遠的禮炮，隆重的古鐘。)

(悲壯的哀樂之中，送元帥入忠烈祠。)

——劇終——

選作創本社劇年青央中

世界公敵	美國總統號	北地狼煙	一個人與一個世界	祖國進行曲	國賊汪精衛	兄弟之間	巴山夜雨	維他命	洪爐	公敵	秦良玉	陸玄南之死	
五幕劇	三幕五場	四幕劇	四幕劇	四幕劇	四幕七場	四幕劇	四幕劇	四幕劇	四幕劇	三幕劇	四幕劇	四幕劇	
熊佛西著	袁俊著	劉念渠著	宗由著	洪深著	魯覺吾著	馬彥祥著	汪漫鐸著	洪天民著	王平陵著	丁伯驢著	蔣雄影著	楊村彬著	魯覺吾著

中華民國三十年二月初版

一—三〇〇〇

劇本
創作選

秦良玉 一冊

每冊實價壹元

外埠酌加郵運費

版權所
翻印必
究有

主編者 魯 覽 吾

著作者 楊 村 彬

出版者 中央青年劇社

總經售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磁器街

